



# 莫高窟第361窟的文殊显现与五台山图

## ——莫高窟第361窟研究之二

赵晓星

(甘肃省敦煌研究院 文献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莫高窟第361窟主室正龕内北侧帐扉顶画圆盖飞天图案,西、北壁屏风二扇,画文殊显现与五台山图。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重新考察了这两扇屏风画,核对现存的部分题记内容,初步确定了五台圣迹上主要画面的情节。进一步将这两扇屏风进行了拼合,可复原出一幅完整的五台山图。通过与敦煌石窟其他时代的五台山图对比,及榜题文字的语言习惯的比较,认为这幅五台山图的粉本可能属于长庆二年吐蕃遣使于唐求回、并经吐蕃改造后再传入敦煌的五台山图。此图应属于五台山化现图之类,这种简略的五台山图已初备五台山的雏形,为后世巨幅五台山图的绘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莫高窟 第361窟 文殊 五台山图

**中图分类号** B9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6176(2010)04-0036-12

### 一、问题的提出

莫高窟第361窟建于吐蕃统治敦煌后期,以密教思想统摄全窟,是中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洞窟之一。主室西壁叠顶帐形龕内北侧帐扉顶画圆盖飞天图案,西、北壁屏风二扇(见图1、图2),画文殊显现与五台山,一佛二菩萨边饰。文殊显现与五台山图是这一窟的突出特色,其中的五台山图画幅虽小,但已初具五台山的基本特征。敦煌五台山图的研究,历来为学者所重视,与本文有关的成果有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sup>[1](P49)</sup>小山满《敦煌第61窟〈五台山图〉研究》、<sup>[2](P143)</sup>王进玉《敦煌壁画中的〈五



图1 莫高窟第361窟·主室西壁龕内北侧帐扉顶画(西壁)·五台山·中唐·宋利良摄影



图2 莫高窟第361窟·主室西壁龕内北侧帐扉顶画(北壁)·五台山·中唐·宋利良摄影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密教研究》,项目编号:09X2J005。

收稿日期 2010-06-30

作者简介 赵晓星(1980-),女,吉林省梅河口人,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



台山图》、<sup>[3](P23)</sup>《敦煌文物中的五台山资料》、<sup>[4](P25)</sup>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画内容考释(八)》、<sup>[5](P3)</sup>杜斗城《敦煌所见〈五台山图〉与〈五台山赞〉(摘要)》<sup>[6](P52)</sup>、《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sup>[7]</sup>《敦煌石窟中的五台山史料》、<sup>[8](P6)</sup>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研究》、<sup>[9](P88)</sup>扎洛《吐蕃求〈五台山图〉史事杂考》、<sup>[10](P95)</sup>张惠明《关于圣彼得堡和巴黎分藏的两幅五台山文殊图》、<sup>[11]</sup>《敦煌〈五台山化现图〉早期底本的图像及其来源》、<sup>[12](P1)</sup>沙武田《敦煌P.4049“新样文殊”画稿及相关问题研究》、<sup>[13](P26)</sup>沙武田、梁红《莫高窟第61窟中心佛坛造像为绘塑结合“新样文殊变”试考》、<sup>[14](P441)</sup>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sup>[15](P84)</sup>肖雨《敦煌莫高窟第61窟中的〈五台山图〉研究》、<sup>[16](P46)</sup>《敦煌〈五台山图〉中的寺庙》、<sup>[17]</sup>王中旭《吐蕃时期敦煌〈五台山化现图〉与五台山信仰》、<sup>[18](P53)</sup>郭祐孟《敦煌莫高窟361窟之研究》、<sup>[19](P143)</sup>崔正森《敦煌石窟〈五台山图〉研究》<sup>[20](P19)</sup>等论著。

以上成果中不少都提及了莫高窟第361窟的五台山图,但多认为此图图像简略、榜题文字无存,因此只作简单交待,未能深入探讨。笔者在对莫高窟第361窟进行实地考察时,发现这两扇屏风画上的部分榜题仍可辨识,而在以上诸文中均未提及。以往,鉴于疏忽了榜题文字,对这幅五台山图上的具体细节也缺乏考证,而忽略了这幅五台山图背后的深刻含义。因此,笔者在此谈谈莫高窟第361窟五台山图的内容与意义。

## 二、莫高窟第361窟五台山图的榜题与画面考释

莫高窟第361窟主室西壁盪顶帐形龕内北侧帐扉,西、北壁屏风二扇,画文殊显现与五台山。西壁屏风外沿47cm×109cm,内沿40.5cm×102cm,北壁屏风外沿43cm×109cm,内沿36cm×102.1cm。张惠明先生在《敦煌〈五台山化现图〉早期底本的图像及其来源》一文中已经提出,“此两壁屏风画实际是连在一起的”。<sup>[12](P2)</sup>笔者

尝试将两扇屏风进行接合,即将西壁屏风北沿与北壁屏风西沿去掉红色边界,将画面拼合到一起,结果证明两扇屏风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五台山图。在这幅拼合后的五台山图当中,以中台为中心,东、南、西、北四台各居画面的一角,每台顶均有一座建筑。图中保存有23条榜题(编号1—23),其中绝大多数文字可释读,还有5处(编号A—E)没有榜题的人或动物的小画面。

有关五台山的文献记载非常丰富,考虑到莫高窟第361窟属吐蕃统治敦煌后期后段营建的石窟,时代约为9世纪四十年代,<sup>[12](P76)</sup>而五台山的地理记录因各时代的不同而有一定变动,因此在考释时以唐代文献为主,即以唐代慧祥《古清凉传》、<sup>[22](P1092)</sup>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sup>[23]</sup>为主,以宋代《广清凉传》<sup>[22](P1101)</sup>、《续清凉传》、<sup>[22](P1127)</sup>敦煌五台山文献、明《清凉山志》<sup>[27]</sup>等文献为补充。《古清凉传》记:“一名五台山。其中,五山高耸,顶上并不生林木,事同积土,故谓之台也。郦道元《水经注》云:其山,五峦巍然,回出群山之上,故谓五峰。”<sup>[22](P1093)</sup>将莫高窟第361窟的两扇屏风画拼合之后,与《古清凉传》的这段描写基本符合。笔者对具体的榜题、画面进行编号后,记录考释如下(编号具体位置见图3):

1.黑地榜题(2.8 cm×23.0cm),文字已失。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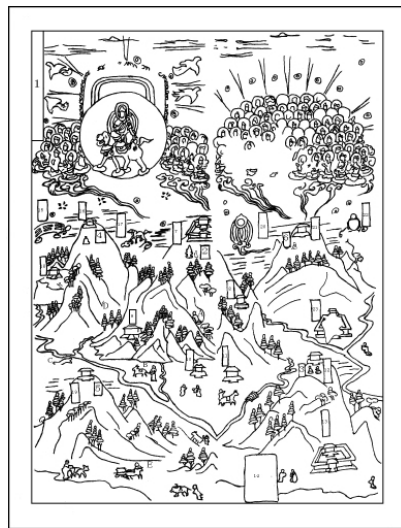


图3 莫高窟第361窟·文殊显现与五台山图  
·线描图·赵晓星绘



面为:文殊菩萨居中骑狮,左手垂下,右手置于胸前,左腿自然垂下,盘右腿,身后有头光、背光,圆形、马蹄形身光层层叠套,最外层为火焰纹组成的舟形身光,周边有数道光束外射,有四鸟飞向两侧。文殊两侧为两组乘云而上的菩萨,南侧约11身,北侧14身,均有头光,竖右膝胡跪于莲台之上。

考释:文殊菩萨常现身于五台山,《广清凉传》“安生塑真容菩萨十”条载:“大孚灵鹫寺之北,有小峰,顶平无林木,岿然高显,类西域之鹫峰焉。其上,祥云屡兴,圣容频现,古谓之化文殊台也。唐景云中,有僧法云者,未详姓氏,住大华严寺。每惟大圣示化,方无尊像,俾四方游者,何所瞻仰?乃缮治堂宇,募工仪形。有处士安生者,不知从何而至。一日应召,为云塑像。云将厚酬其直,欲速疾工。生谓云曰:‘若不目睹真像,终不能无疑。’乃焚香恳启移时,大圣忽现于庭,生乃欣踊踴地。祝曰:‘愿留食顷,得尽模相好。’因即塑之。厥后,心有所疑,每一回顾,未尝不见文殊之在傍也。再葺功毕,经七十二现,真仪方备。自是灵应胖蟹,遐迩归依,故以真容目院焉。”<sup>[22](P1110)]</sup>《广清凉传》亦载法照等人于大历十二年(777),于东台见“大圣文殊,乘青毛狮子”。<sup>[22](P1115)]</sup>五台山文殊菩萨乘狮化现的形象在“清凉三传”中颇多记录。甚至还被赋予了政治含义。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唐穆宗即位,二月河东节度使裴度奏报:“今月四日五台山佛光寺侧庆云现中有金人乘俊猊,领徒千万如金仙状,自巳至申方灭。”<sup>[25](P580)]</sup>

而文殊身后向外射出的七道光束也有其具体含义。《华严经》称文殊菩萨“圆光映彻,令无量众生,发欢喜心”<sup>[26](P331)]</sup>“威光赫奕,蔽诸大众”。<sup>[26](P332)]</sup>《华严钞》引经偈云文殊菩萨:“领万诸菩萨,居于五顶山,放亿众光明。人天咸悉睹,罪垢皆消灭。”<sup>[32](P600)]</sup>《广清凉传》序文称文殊菩萨“赫祥光而诱人”<sup>[22](P1101)]</sup>“法照和尚入化竹

林寺”条载:“南有数十道白光,举众咸睹……是夜后分,因出房户。忽见一道白光,从北山下来,至法照前。师遽入堂内,乃问众僧曰:‘是何光相?’僧答言:‘此处常有大圣不思议之光相。’照闻已,即具威仪,步寻其光,遂至寺东北。”<sup>[22](P1114)]</sup>光束有引导之意,正是这“不思议之光相”将法照引入竹林寺的。光束之间所飞的四只鸟应为吉祥鸟之类,文献中多有记载。《广清凉传》“无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条载:“有二吉祥鸟,当无著顶上,徘徊飞翔”<sup>[22](P1112)]</sup>,敦煌文献S.5573就有“吉祥圣鸟时时现”、“四山多饶(绕)吉祥鸟”之语。

2.黑地榜题(2.5cm×3.8cm),文字已失,根据位置及榜题大小推测,原应书有“中台”二字。画面为一居中的山头,榜题旁有一比丘正在礼拜绿色的舍利塔。

考释:《古清凉传》载:“中台,高四十里,顶上地平,周回六里零二百步。稍近西北,有太华泉。周回三十八步,水深一尺四寸。前后感者,或深或浅不同,其水清澈凝映,未尝减竭,皆以为圣人盥漱之处。故往还者,多以香花财贿投之供养。台顶四畔,各二里,绝无树木,唯有细草藿靡存焉。诸台,无树有草,例皆准此。”<sup>[22](P1093)]</sup>文中还多处提到中台佛塔,亦载会贽等人上中台时“又于塔前,遣荣妆修故佛”<sup>[22](P1098)]</sup>,不知此处比丘礼舍利塔是否与此有关。

3.白地榜题(2.0cm×4.0cm)“东台”。画面为北壁屏风东下角的一处山头。

考释:《古清凉传》载:“东台,高三十八里,顶上地平,周回三里,去中台太华泉四十二里。按《括地》等记言,诸台高下,远近里数,多相乖越,盖是取道不同。或指台有异,今聊据一家,存其大致也。欲向东台,先从中台经北台。初过中间,但乘冈峰,不阻溪涧。顶上无水,惟有乱石。小柏谷水,出此台下,北注滹沱(音陀)。其山东南,延四十里,连入恒州行唐县界,翻岭山





东 相连恒岳。西北延十三里 连入繁峙县界大柏谷。”<sup>[22](P1093)]</sup>

4.白地榜题(2.8cm×3.0cm)“西台”。画面为西壁屏风中部的一处山头 榜题旁有一绿色舍利塔。

考释:《古清凉传》载:“西台 高三十五里,顶上地平 周回二里。有水 东去太华泉四里。其山西北 延二十里 入繁峙县界西峨谷。”<sup>[22](P1093)]</sup>

5.白地榜题(2.0cm×2.8cm)“南台”。画面为西壁屏风南下角的一处山头。

考释:《古清凉传》载:“南台 高三十七里,顶上地平 周回二里。无水 北去太华泉八十里。南有溪水 源出此山 发源东南乱流 入东溪水。其山正南 延六十里 连五台县界当嵌岩寺。”<sup>[22](P1093)]</sup>

6.白地榜题(2.0cm×3.8cm)“北台”。画面为北壁屏风中部的一处山头 榜题旁有一坐姿比丘。

考释:《古清凉传》载:“北台 高三十八里,顶上地平 三里。南去太华泉十二里 顶上往往有磊落石。丛石涧 冽水不流。其山正北 延二十里,连繁峙县界大柏谷。谷中有水 源出北台 流注滹沱……即在台东 去繁峙县九十里。”<sup>[22](P1093)]</sup>

7.绿地榜题(2.0cm×5.0cm)“竹林寺”(见图4)。画面为一院落建筑 有正殿、围廊、山门。

考释:《广清凉传》记中台“今益唐来寺”条 即唐代在五台山中修寺院,其中就有“竹林寺”。同书载有“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sup>[22](P1114)]</sup>的故事,大意是讲法照和尚在大历二年(767)于钵中见五台山 并见山中有“大圣竹林之寺”,后来法照果然在五台山见到了化寺“大圣竹林之寺”与文殊、普贤二圣。后至大历十二年(777) 法照再次见到神变,于是在中台中麓下 依据法照所见的大圣化寺的样式 特建一寺 仍以竹林题号 这就是后来的竹林寺。

8.白地榜题(2.0cm×5.0cm)“普通院”。画面为中台山腰的一座有台基的殿堂式建筑。



图4 莫高窟第361窟·五台山图·中台·竹林寺 宋利良摄影

考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多处提到普通院 其中五台山多处设置此院:“时人称之为上房普通院。长有饭粥。不论僧俗 来集便僧宿,有饭即与 无饭不与。不妨僧俗赴宿 故曰普通院。”注释曰:“普通院,‘普通’之‘普’是‘普遍地(不分僧俗)供养’之意;‘通’是‘通至 交通,通路上’之意。普通院 是寺院为朝山者在朝山路线上设立的招待站 凡参拜朝圣的僧俗人等均可住宿。圆仁所记普通院21处 以五台山为中心 分东、南两路……大体上以半日行程为间隔立一院。”<sup>[23](P264)]</sup>

9.黑地榜题(尺寸不详) 文字已失 大部脱落。画面为中台山腰处一座有台基的殿堂建筑 壁画大部脱落。

考释 疑为“金阁寺”《广清凉传》“道义和尚入化金阁寺十五”条载:“释义禅师者 未详姓氏 本江东人也。受业于衢州龙兴寺 神清骨秀 风标彩人。唐开元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远自江表 与杭州僧普守 同游至台山清凉寺 粥院安止……义遽随觉一 向东北行 二三百步。举目见一金桥 义即随登 乃金阁寺。三门



楼阁,金色晃曜夺目。大阁三层,上下九间。睹之惊异,虔心设礼,遂入寺庭。堂殿廊庑,皆金宝间饰,独当门大楼,及所度桥,纯以紫磨真金成之。……义巡谒毕,老僧遣义早归,寒山难住。道义遂辞老僧,出寺百步,回顾已失所在,但空山乔木而已,方知化寺。遂回长安,大历元年,列其上事,闻奏太宗皇帝。帝下勅建置,诏十节度使照修创焉。”<sup>[22](P113)]</sup>五台山金阁寺的修建与密宗高僧不空关系密切,永泰二年(766)不空上表呈请,愿舍衣钵于五台山建金阁寺。得到敕准,由其弟子含光主持兴建。从大历元年开始建造,经五年建成。《旧唐书·王缙传》载:“五台山有寺金阁,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sup>[28](P3418)]</sup>

A.无榜题,画面为中台山腰处有一爬山朝拜的信徒。

考释:内容待考,此处可能表示中台登山的路径。

10.黑地榜题(2.0cm×4.5cm),文字已失。画面为一殿堂建筑,建筑前有一着长袍老人双手合十站立,一比丘着右袒袈裟站立,左手置胸前,右手前伸,两人似在交谈。

考释:根据位置,图中殿堂建筑可能为“大孚图寺”。《古清凉传》载:“登台竖焉,从此东南行寻岭,渐下三十余里,至大孚图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游止,具奉圣仪,爰发圣心,创兹寺宇。孚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将弘大信。且今见有东西二堂,像设存焉。其余,廊庑基域,髣髴犹存。此寺亦有不少灵异传说,唐时因澄观于此造《大华严经疏》,改名“华严寺”,明代更名为“显通寺”。

根据各种有关五台山的历史文献记载,文殊菩萨于五台山常常化现出各种形象点拨世人,在唐代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佛陀波利遇文殊化现的老人了。莫高窟盛唐第217窟南壁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就画了这一情节,同类

画面在莫高窟第61窟五代的五台山图中也出现了。因此笔者认为,此处老者与比丘对话的画面可能是文殊化现老人与佛陀波利第一次见面的情节。这个故事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祖统纪》、《宋高僧传》、《广清凉传》等多种文献中都有记载。

《广清凉传》载:“佛陀波利者,唐言觉爱,北印度罽宾国人也……以唐高宗大帝仪凤元年,至台山……向山顶礼,礼已,忽见一老人,从山中出来,作婆罗门语,谓波利曰:‘师情存慕道,追访圣迹,不惮劬劳,远寻灵异。然汉地众生,多造罪业,出家之士,亦多犯戒律。西土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灭众生恶业,未知师将得此经来否?波利报曰:‘贫道宜来礼谒,不将经来。老人曰:‘既不将经徒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不识。师当却回取此经至,流传斯土,即是遍奉众圣,广利群生,拯济幽冥,报诸佛之恩也。师如取得经本来,第即示师文殊所在。波利得闻此语,不胜喜跃,遂截抑悲泪,至心礼拜。举头之顷,不见老人。僧大惊愕,倍更虔诚。毕志捐生,复还西域,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sup>[22](P111)]</sup>《清凉山志》中记载南台:“鹿阳岭,台西南三十余里,佛陀波利见文殊处,有尊胜幢存焉。鹿阳河源,发于此。”<sup>[24](P42)]</sup>

B.中台山下,大河分流处,一俗人正在驱赶驮畜。

考释:内容待考。

C.西、中台山下平地,大河分流处岸边,一只狮子作前奔状。

考释:《广清凉传》载中台北趾及台领南吴糜、葱兰二寺,“群虎如犬驯扰”。<sup>[22](P1108)]</sup>也就是说,在这里老虎就像狗一样温顺驯服,莫高窟第222窟的五台山图中也出现了这一老虎的形象。此处也可能代表“狮子窝”,《清凉山志》载:“中台西南岭,昔人见万亿狮子,游戏其中。”<sup>[24](P59)]</sup>

11.黑地榜题(1.8cm×4.0cm),画面为中台



山下的一座殿堂建筑,殿前有一人正在赶驴。

考释:根据位置,可能为“王子烧身寺”。《古清凉传》载:“大孚寺北四里,有王子烧身寺。其处,先有育王古塔。至北齐初年,第三王子,于此求文殊师利。竟不得见,乃于塔前,烧身供养,因此置寺焉。其王子有阍竖刘谦之,自慨刑余,又感王子烧身之事,遂奏乞入山修道。勅许之。乃于此处,转诵华严经,三七行道,祈见文殊师利。遂获冥应,还复根形,因便悟解。乃著华严论六百卷,论综终始,还以奏闻。高祖敬信,由此更增,常日讲华严一篇,于时最盛。”<sup>[22](P1094)]</sup>

12.白地榜题(1.8cm×5.5cm),文字已失。画面为东台顶的一座殿堂建筑,殿前有两人正在户外对坐交谈。西侧者坐于台座上,东侧者似执麈尾。

考释:此处应为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居士对谈的“二圣对谭石”(见图5)。西侧为文殊,东侧为维摩诘。《广清凉传》载:西台有“二圣对谭石”,<sup>[22](P1106)]</sup>为西台十五灵迹之一。敦煌文献S.5573亦称西台“文殊常说维摩论”,但此处却画在东台。敦煌文献P.3645V中有“东台维摩方丈室”一语,说明东台有维摩之室,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将此画面绘入东台。

13.黑地榜题(1.8cm×6.0cm),文字已失。画



图5 莫高窟第361窟-五台山图-东台-二圣对谭石-宋利良摄影

面为一院落,有围廊、正殿、山门。东下角有一俗人模糊。

考释:因院落旁有文殊老人与佛陀波利交谈情景,笔者怀疑此处为金刚窟化般若寺。《古清凉传》载:“王子烧身寺东北,未详其远近里数,是中台北台南、东台西,三山之中央也。径路深阻,人莫能至,传闻金刚窟。金刚窟者,三世诸佛供养之具,多藏于此。”<sup>[22](P1094)]</sup>《广清凉传》载:佛陀波利最后隐于金刚窟,在后来的传说有人于此见到佛陀波利,并分别记载无著、法照和尚入金刚窟化般若寺之事。但根据文献记载,金刚窟应在中台,此处院落却在东台。

14.白地榜题(7.5cm×9.5cm)“文殊师利菩萨共西国佛陀波利相见时”(见图6)。画面为一老者与一比丘交谈,较为模糊。

考释:此处应为佛陀波利再访五台山,再



图6 莫高窟第361窟-五台山图-东台-佛陀波利遇文殊老人-宋利良摄影

次见到文殊菩萨化现的老人,并隐于金刚窟之事。《广清凉传》载:“波利持本,再至五台山,相传入金刚窟,于今不出。”<sup>[22](P1111)]</sup>莫高窟第61窟西壁五台山图亦有此画面,榜题为“佛陀波利见文殊化老人身问西国之梵”。

15.蓝地榜题(2.0cm×4.8cm)“圣金桥”(见图7)。画面为三朵祥云托起一座四柱拱形虹桥。

考释:五台山化现金桥的现象在“清凉三





图7 莫高窟第361窟-五台山图-西台-圣金桥、万像寺、圣瑞兽-宋利良摄影

传”中记载非常多。《广清凉传》“道义和尚入化金阁寺”条载，道义“举目见一金桥，义即随登，乃金阁寺”；“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条载，法照“方见一寺，寺前有大金桥，榜题号曰‘大圣竹林之寺’”。沙门无染于贞元七年(791)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多次在五台山见到各种灵迹，其中就包括“化相金桥”。<sup>[22](P1116)]</sup>《续清凉传》载：五台山“于空中现金桥一。此桥不依山谷，不依云气，不假日光，亘空黄润，如真金色”。<sup>[22](P1131)]</sup>

16.绿地榜题(2.0cm×4.2cm)“万像寺”。画面为西台顶的一座殿堂建筑。

考释：《广清凉传》记载万像寺位于东台，为十五所古寺之一。<sup>[22](P1106)]</sup>

17.蓝地榜题(2.0cm×4.2cm)“圣瑞兽”。画面为一瑞兽身蓝色，面向西台，乘云而来，可见四足，头似鸟，身后有尾。

考释：内容待考。

18.黑地榜题(1.5cm×4.1cm)，文字已失。画面为一座殿堂建筑，临崖而建，殿前一人正拱手作揖。

考释：此处可能为“秘岩”。《古清凉传》载：“西台略无可述。台之西，有秘岩者。昔高齐之

代，有比丘尼法秘，惠心天悟，真志独拔，脱落器俗。自远居之，积五十年。初无转足，其禅惠之感，世靡得闻。年余八十，于此而卒。后人重之，因以名岩焉。余曾与二三道俗，故往寻之。观其所居，乃地府之奇观也。岩之东西，壁立数千丈。石文五色，皴似朝霞。有松树数行，植根岩腹。于是两边渐降，合于西面。中间一路，才可容身。自余天然状如城郭，而佛堂房宇，犹有数间。禅诵之迹，足使观者兴怀耳。”<sup>[22](P1094)]</sup>

D.无榜题，画面为西台山腰处有一俗人，壁画大部脱落。

19.浅红地榜题(2.0cm×5cm)“宝塔寺”，画面为南台顶的一座殿堂建筑。

考释：《清凉山志》载五台山显通寺之南，有“大宝塔院寺”，<sup>[24](P64)]</sup>但此寺系明永乐年间始建，因此不可能是屏风画中南台所绘的寺院。故此“宝塔寺”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无榜题，西壁屏风下部，四位送供者。第一位位于南台山腰，赶畜登山；第二位位于南台山下赶牛车；第三位位于南台山下赶驮驴；第四位于南台山下赶牛。

考释：五台山自古以来，送供者络绎不绝。《广清凉传》载：隋开皇十一年(591)“文帝敕忻州刺史崔震，持供于五台顶”。<sup>[22](P1105)]</sup>唐长安二年(702)，“遣内侍黄门金守珍，就山供养。显庆设斋，乃供一万菩萨是日。忻代诸处，巡礼僧数，盈一万。皆云：万圣赴会。普施一镮钱、一万缗，别施菩萨。内侍与州县，具达朝廷。由斯灵瑞，台山复兴”。<sup>[22](P1106)]</sup>

20.绿地榜题(2.0cm×5.5cm)“圣佛焰”(见图8)，画面为中台、北台之间一祥云托起佛光，头、背、身层层光焰俱全。

考释：根据图像，此画面即为“通身光”。“清凉三传”中关于通身光、摄身光化现于五台山的记载颇多，如《广清凉传》法照等人“见五色通身光，光内红色圆光”，《续清凉传》“拜请



图8 莫高窟第361窟·五台山图·北台·圣佛焰、万菩萨、圣佛头 宋利良摄影

摄身光相,即现于中台之西。凡六七。别现通身光二,及五色圆光五七十数”。<sup>[22](P1133)]</sup>

21.蓝地榜题(2.0cm×5.0cm)“万菩萨”,画面为北台顶的一座殿堂建筑,其上祥云升起承托众多菩萨,部分壁画脱落,现存约60余位,均竖右膝胡跪,双手合十礼拜。

考释:文殊菩萨有一万菩萨为其眷属的特点,在多种文献中均有提及。《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云:“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sup>[29](P590)]</sup>《古清凉传》序称:“清凉圣境,万菩萨晦迹之方。”<sup>[22](P1092)]</sup>

22.绿地榜题(2.0cm×4.8cm)“圣佛头”,画面为祥云托起佛头。

考释:《续清凉传》载五台山“圆光中现佛头,如地踊状”。<sup>[22](P1131)]</sup>

23.黑地榜题(2.5 cm×5cm),文字已失。画面为北台山腰的一座寺院,有围廊,正殿较高,可能为楼,有山门,画面东下角有一俗人,身着长袍,正在礼拜。

考释:内容待考。

### 三、莫高窟第361窟五台山图的特征分析

从以上对莫高窟第361窟两扇屏风画的记录与考释可知,此屏风画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五台俱全,初备五台山的地理概貌;二是多显灵异,突出文殊与万菩萨及五台山各种神迹的化现;三是特别突出了维摩与文殊对谈和佛陀波利遇老人的情节;四是山内可确定的胜迹与实际的地理位置略有出入,甚至出现了无法考证的寺院;五是采用的榜题文字与后来的同类榜题亦有不同。

第361窟正龕北侧的这两扇屏风画经过拼合之后,一幅完整的五台山图赫然出现于眼前,以中台为中心,西、北、东、南四台各居一角。这种情况与张惠明先生文中所提到的正定开元寺三门石刻录的《五台山化现图》非常相似,此图为唐乾元元年至大历十二年间(758~777)的作品,其基本样式是:“有五个台,以中台作为全图的中心,其余四个台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分布于中台四周,图上方左右分绘化现图像”。与第361窟不同的是,此图的四台是围绕中台按上、下、左、右分布的,而第361窟则是四台围绕中台分布于四角。可见,这种形式的五台山图在唐代非常流行。

五台山寺院林立,各时代兴衰不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五台山有12大寺;《广清凉传》载五台山著名的大寺有10座。《广清凉传》载神英和尚曾于开元四年(716),在五台山见到“化法华院”,山门外有“五台山十寺血脉图”。莫高窟第361窟的五台山图中的殿堂建筑共有12座,有榜题的寺院(不包括普通院在内)正好有10座。所以,此图是否也带有“十寺血脉图”的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整个画面的上部特别突出文殊、万菩萨,与天空中所显现的诸种神异。这里要特别注意菩萨身后射出的各道光芒,天空中飞翔的灵鸟,还有排列在圣迹最前面的“圣金桥”。正如







郭祐孟先生文中指出的,光束、飞鸟、金桥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那就是“引导”。高僧们在五台山所遇到的各种化现圣境,多是由光束或灵鸟的引导,通过“金桥”而进入的,这大概是这三种画面被特别突出的原因。

在中台之顶上绘“竹林寺”,也应是为了凸显唐代五台山上发生的“显圣”情况,特别是此寺还与倡导“五会念佛”的净土宗祖师法照联系到一起。而佛陀波利遇见文殊化现老人的情节在图中被两次强调,可见此时五台山《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信仰已很兴盛,这两处画面也出现在后来的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中。

但是山中的建筑与实际的地理位置多有不符,这种情况也出现在第61窟的五台山图当中。第61窟的五台山图同样没有完全按照各个寺院胜迹的准确位置绘制,而是将寺院按大致方位置于五台山的山水背景当中。同样的,第361窟的五台山图,更多的是为了突出五台山当时知名的寺院与圣迹,而不是为了准确地绘制一幅地形图。将“二圣对谭石”和佛陀波利与文殊第二次见面都画到了东台,可能与《古清凉传》称诸台之中,东台最远,礼谒之徒,多不能至,“余以为圣者多居其内矣”<sup>[22](P1095)</sup>有关。

此外,在南台之顶绘制的“宝塔寺”于五台山上无迹可寻,西台的“万像寺”也非大寺院。而榜题所书文字也与五台山化现图的习惯用语多有不同,如“圣金桥”、“圣瑞兽”、“圣佛焰”、“圣佛头”,在五代第61窟榜题中分别为“化金桥现处”、“狮子云中现”、“通身光现”和“金佛头云中现”;同时代的莫高窟中唐第237窟中则书“通身光”、“现座云师子时”。这种特定称谓书写习惯的不同,与在五台山上无迹可寻的寺院,可能都与此图的粉本来源有关。

#### 四、莫高窟第361窟五台山图的粉本来源

莫高窟第361窟五台山图的粉本来源于何处,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其涉及到吐蕃、

敦煌与中原三地间的交通与交流。最早关于五台山图粉本的记录,出自《古清凉传》上所载唐龙朔年间(661~663)沙门会贇等检行五台山圣迹,绘五台山图及小帐。

唐龙朔年中,频勒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贇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检行圣迹。贇等,祇奉明诏,星驰顶谒,并将五台县吕玄览画师张公荣等十余人,共往中台之上。未至台百步,遥见佛像,宛若真容,挥动手足。循还顾盼,渐渐至近,展转分明。去余五步,忽然冥灭。近登至顶,未及周旋,两处闻香,芬列逾盛。又于塔前,遣荣妆修故佛,点眼才毕,并闻洪钟之响。后欲向西台,遥见西北,一僧着黑衣乘白马奔就。皆共立待,相去五十步间,忽然不见。贇庆所稀逢,弥增欷歔。又往大孚寺东堂,修文殊故像,焚燎傍草,飞飙及远。烧蕪花园,烟焰将盛。其园,去水四十五步。遣人往汲,未及至间,堂后立起黑云,举高五丈。寻便雨下,骤灭无余,云亦当处消散,莫知其由。便行至于饭仙山。内侍张行弘,复闻异香之气。从南向北,凡是古迹,悉追寻存亡名德,皆亲顶礼。贇等,既承国命,目睹佳祥。具已奏闻,深称圣旨。于是,清凉圣迹,益听京畿;文殊宝化,昭扬道路。使悠悠溺丧,识妙物之冥泓;蠢蠢迷津,悟大方之幽致者,国君之力也。非夫道契玄极,影响神交,何能降未常之巨唱,显难思之胜轨。千载之后,知圣后之所志焉。贇,又以此山图为小帐,述略传一卷,广行三辅云。<sup>[22](P1098)</sup>

后人多据此以为中唐时期莫高窟的这几幅五台山图多属五台山小帐之类。从形式上看,这些五台山图可能与五台山小帐相似,但第361窟的五台山图绝对不是会贇所绘五台山小帐,这一点是确定的。第361窟的五台山图中



明确书写了“竹林寺”三字,法照和尚于大历年间(766~779)见到化竹林寺,并在此后建寺。此事发生在会贐入五台山之后百余年,故会贐所绘的五台山小帐中不可能出现竹林寺。因此,第361窟五台山图非会贐所绘五台山小帐。

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吐蕃与唐朝在佛教方面,有过多次重要交往。建中二年(781)，“吐蕃遣使乞朝廷赐沙门善讲佛理者，帝令良琇、文素往赴说法教化，岁一更之。”<sup>[30]</sup>长庆二年(822)，唐及吐蕃会盟，立碑而还，“盟毕，于佛像前作礼，使僧讽文以为誓约”。<sup>[31]</sup>长庆四年(824)，吐蕃遣使请五台山图。<sup>[28] (P512, 5266)</sup>《册府元龟》对此记载稍详：“穆宗长庆四年九月甲子，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多浮图之迹，西戎尚此教，故来求之。”<sup>[25] (P11724)</sup>

敦煌在吐蕃时期，首次出现了五台山图，莫高窟第361窟的五台山图正是在吐蕃向唐朝求五台山图的十余年之后绘制的。第361窟的五台山图粉本是否来源于吐蕃，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从榜题所书文字的语言习惯来看，“圣金桥”、“圣瑞兽”、“圣佛焰”、“圣佛头”，这些榜题第一个字均为“圣”字，笔者前面已经提及，这种方式与同时代的第237窟和五代的第61窟的书写习惯都不一样。吐蕃佛教用语习惯在神圣的人或物前加“圣”字，如唐玄奘所译的《佛说六门陀罗尼经》，敦煌古藏文写卷P.T. 415汉译名为《圣六门陀罗尼》。于经名最前加一“圣”字，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从语言习惯来看，这几条榜题应属于根据吐蕃语译来的汉语，特别是“圣佛焰”一语，各种五台山图中均称“通身光”，可见其可能非汉本，而是来自吐蕃。因此，第361窟的五台山图应是属于吐蕃从中原请来、再经吐蕃改造后传入敦煌的，其来源属吐蕃五台山图的粉本可能性极大。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吐蕃请五台山图

时是通过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报。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称：“唐代灵州灵武郡治所在今宁夏省灵武县(E106°20'·N38°5')西南十里。中古时代，北方强敌入寇，中国大军出击，皆以此为重要孔道。唐都长安，自东北迄西南，陆地边疆逾两万里，疆上诸州以灵州去长安为最近。开元时代，边疆置九节度，朔方军镇灵武，去长安亦最迩。灵武朔方军既当西北交通孔道，华夷走集枢纽，其去国都又最近，且无大河之限，高山之阻，故此州军在对外交通上尤其重要。……安史乱后，灵武更见其为唐与回纥交通转输中心。诚以其地最近长安，且当中国北通塞上诸国之孔道也。”<sup>[33] (P175)</sup>灵武在中原与西北交通上地位重要，吐蕃此时与中原交通仍是借道灵武。

第361窟五台山图出现的五台山古寺“万像寺”与五台山未有的“宝塔寺”作何解释？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此图来源于吐蕃，因此在从吐蕃语再次译成汉语时，寺院之名在翻译过程中出现差别，未能再次译成原来的汉语寺名，因此无法与汉文资料和图像中的五台山寺院对应；其二这两处寺院可能不是山西五台山的寺院，而是窜入了其他地方的“清凉山”圣迹内容。唐代，距灵武与长安较近的延州（即延安）就有清凉山，保存至今的有宋代的万佛寺石窟造像，此山对面有宝塔山，相传山上宝塔最早建于唐代，原有宝塔寺。这种万佛寺与宝塔寺于两山头上对立，又同出于清凉山的情况，与第361窟西台“万像寺”与南台“宝塔寺”的情况非常相似。可惜，现在无法考证唐代延州是否就已有万佛寺与宝塔寺，只能略备参考。但是，在唐代五台山兴起之后，除了全国僧俗巡礼山西五台山之外，在周边地区也兴起了狂热的五台山信仰，辽朝、日本、新罗各地都有与五台山相似的“小五台山”，<sup>[7] (P123)</sup>而以“清凉山”为名的山更加多见。至于吐蕃境内是否也有小五台



山,还有待考证。《拔协》中记载在赤德祖赞时,“为了将来重修佛寺,五位使臣便到五台山圣文殊菩萨的佛殿去求取图样”,<sup>[33](P8)</sup>赤松德赞为莲花生大师修建的住所中的佛堂,也是照汉地五台山寺庙的图样建造的。<sup>[33](P22)</sup>这些都可能对传入敦煌的五台山图产生影响。所以第361窟五台山图中的“万像寺”和“宝塔寺”可能不是山西五台山的寺院,而是其他地方或者吐蕃境内模拟五台山的圣迹。

#### 五、莫高窟第361窟五台山图与敦煌其他五台山图之比较

敦煌石窟的几幅五台山图,学者多有讨论。其中与第361窟同时代的有莫高窟第237、159、222窟,晚唐的莫高窟第9、144窟,五代的莫高窟第61窟、榆林窟第32窟。这些五台山图从画面构成上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为独立的五台山图,如第361、222、9、61窟;第二类为附属于文殊赴会图下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五台山图,如第237、159窟;第三类为文殊赴会图中的五台山背景图,如第144窟、榆林第32窟。

从时代上看,莫高窟第222窟的五台山图最早,属公元8世纪八十年代到八、九世纪之际的作品,属中唐早期洞窟,这幅五台山图也是敦煌石窟中所有五台山图最小的一幅、情节也最简单。画面将文殊并眷属于五台山分置与西壁正龕外南、北两侧上部,北侧五台山部分有通身光等神迹化现,下方为草庵、人与虎等图像。需要注意的是,这幅文殊与五台山图并没有像盛唐时期的文殊与普贤赴会那样对称出现,而是将文殊与化现神异分置两侧出现,而将五台山绘于两处画面的下部。

莫高窟第237、159两窟的五台山图,属于公元9世纪初至839年左右的作品,属中唐晚期前段洞窟。第237窟的五台山图虽被分成三个屏风,但除去屏风边缘之后,可拼合成一幅完整的五台俱全的五台山图,这一特点与第361

窟非常相似。第237窟同样原有数条榜题用来标志五台山的各种圣迹,从现在清晰可见的“东台山”与“北台”的字样来看,其基本样式虽也是四台环抱中台,但位置布局与第361窟有异,西、东两台绘于画面上部,南、北两台绘于画面下部,而第361窟是西、北两台绘于上部,南、东两台绘于下部。从榜题文字的书写习惯来看,第237窟有“通身光”、“文殊菩萨现时”、“现座云师子时”,仍是以汉语的语言习惯书写的。第159窟的五台山图没有榜题,两幅屏风也无法拼合成五台俱全的五台山图,所以这幅图的附属性更明显,纯粹是为了辅助表现其上的文殊赴会图的。从绘画风格上看,中唐时期的这四处五台山图虽然在时间上从早到晚,但绘画风格统一,特别是同属中唐晚期的三处屏风画,内容不尽相同,但风格如出一辙。晚唐第9窟的五台山图继承了中唐屏风画的这种构图与布局,是对中唐的一种延续。

莫高窟第144窟与榆林窟第32窟的五台山图出现于文殊赴会图画面的周边,榆林窟第32窟较之莫高窟第144窟,绘画情节更多,并保存多种圣迹的榜题。但两种五台山图的附属性更强,只是作为文殊的一种背景出现。这种形式在敦煌绢画中也有表现,法国吉美美术馆藏北宋敦煌绢画EO.3588《五台山文殊菩萨化现图》(107.5cm×164cm)就是这种形式。莫高窟第61窟西壁的五台山图是通壁的巨制,是敦煌石窟中所有五台山图中面积最大、情节最多、画面最丰富的一幅。这幅五台山图的性质更为特殊,单从画面来看,是一幅独立的五台山图,但结合洞窟主尊原为骑狮文殊像来看,这幅巨型壁画又是作为文殊并眷属的背景出现的。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结论:1. 莫高窟第361窟五台山图是一幅五台俱全、有榜题可辨识的完整的五台山图。2. 这幅五台山图的构图可能属于“五台山化现图”之类。3. 这幅五台山





图的粉本不是唐会舘所绘五台山小帐,而可能是吐蕃从唐朝请回的五台山图,并经吐蕃改造后传入敦煌的。

#### 参考文献:

- [1] 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J].文物(2卷),1951(5).
- [2] 小山满.敦煌第61窟《五台山图》研究[J].敦煌学辑刊,1990(1).
- [3] 王进玉.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J].五台山研究,1987(1).
- [4] 王进玉.敦煌文物中的五台山资料[J].五台山研究,1991(3).
- [5] 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画内容考释(八)[J].敦煌研究,1988(1).
- [6] 杜斗城.敦煌所见《五台山图》与《五台山赞》(摘要)[J].敦煌研究,1988(2).
- [7] 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 [8] 杜斗城.敦煌石窟中的五台山史料[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6).
- [9] 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研究[J].敦煌研究,1993(4).
- [10] 扎洛.吐蕃求《五台山图》史事杂考[J].民族研究,1998(1).
- [11] 张惠明.关于圣彼得堡和巴黎分藏的两幅五台山文殊图.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
- [12] 张惠明.敦煌《五台山化现图》早期底本的图像及其来源[J].敦煌研究,2000(4).
- [13] 沙武田.敦煌P.4049“新样文殊”画稿及相关问题研究[J].敦煌研究,2005(3).
- [14] 沙武田,梁红.莫高窟第61窟中心佛坛造像为绘塑结合“新样文殊变”试考.云冈石窟研究院编《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15]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 [16] 肖雨.敦煌莫高窟第61窟中的《五台山图》研究[J].五台山研究,2008(4).
- [17] 肖雨.敦煌《五台山图》中的寺庙[J].五台山研究,2009(1).
- [18] 王中旭.吐蕃时期敦煌《五台山化现图》与五台山信仰[J].美术研究,2009(3).
- [19] 郭祐孟.敦煌莫高窟361窟之研究[J].圆光佛学学报,2009(15).
- [20] 崔正森.敦煌石窟《五台山图》研究[M].太原:山西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 [21] 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J].敦煌研究,1994(4).
- [22] [唐]慧祥撰.古清凉传.大正藏(51)[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
- [23] 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 [24] [明]释镇澄纂.清凉山志[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
- [25] [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6] [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10)[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
- [27] [唐]澄观述.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大正藏(36)[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
- [28] [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9] [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9)[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
- [30] [宋]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49)[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
- [31] [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 [32]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一)[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
- [33] 拔塞囊著,佟锦华译注.《拔协》(增补本)译注[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